

天涯芳草

■ 黄海樱

雨之歌

■ 杨志锋

山知道,水知道,一丛杜鹃独自绽放,而没有人知道;

那地方,那时节,我奔赴一朵杓兰的花期,不曾迟到。

……

每次读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先生的这段话,我总会想起旅途中邂逅的那些美丽花儿,她们遵循着四季的流转,盛开在祖国的广袤大地,装点着祖国的锦绣河山,给偶遇的人们留下一幅幅难忘的相逢画卷。

那年六月下旬,家乡粤西已是一派柳荫蝉鸣的盛夏时光,我与好友小月儿结伴进入西藏林芝地区时,宛如穿越了季节,虽然雪山下的桃花盛事已经谢幕,色季拉山的杜鹃花海也到了尾声,但是这地处青藏高原的小江南,依然是满目葱茏,鲜花怒放,春天在这里按下了循环播放键。

游览林芝鲁朗林海的那天下午,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野生钟报春花,她们洋洋洒洒盛开在林荫下、草丛里、溪流边,一串串粉黄色的花儿,给大地织了一张美丽的花毯。

钟报春花是报春花科报春花属草本植物,她拥有高挑的花茎和伞形的花序。花开时,一串串黄色的喇叭状花儿,从一丛丛椭圆形的狭长叶片中伸出,仿佛正在吹响着小喇叭:“春天来了!”“春天来了!”

七月初,我们踏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珠峰大本营。

高大的珠峰就在眼前,如此的近在咫尺,令人仿佛触手可及。环顾四围山峰棱角分明,阳光照在山坡上,把积雪反射得分外耀眼。除了一拨拨游客的喧哗声响,这里让人感觉不到有生命的迹象。

我强忍着高原反应带来的胸闷气短,拿着相机小心翼翼迈开脚步,在这布满碎石堆的山坡四处寻觅,希望捕捉到一些高原野生植物的芳踪。

在一堆石块的缝隙边缘,一丛开着洁白小花的植物闯进了我的镜头。一团团带着黄色花蕊的小白花开成伞房状,基座长满了肉质状的绿色小叶片,像是景天科的植物。这丛小白花点燃了我继续寻找的热情,不一会儿,在附近的石堆里、地表上,我发现了开着紫色小花的垫状豆科植物、顶着黄色小花的蔓生蔷薇科植物……

多年后,我在刘华杰教授的文章里,再次见到那丛在珠峰大本营让自己心心念念的小白花,原来是十字花科的葶苈属植物。美国著名科学家奥尔多·利奥波德描写葶苈时,曾经说过:“渴望春天,但眼睛又是朝上的人,是从来看不见葶苈这样小的东西的;而对春天感到沮丧、低垂着眼睛的人,已经踩到它上面,也仍然一无所知。把膝盖趴到泥里寻求春天的人发现了它——真是多极了。”

那一刻,我除了庆幸当年没有错过珠峰大本营的春天,满怀与葶苈久别重

逢的欢喜。

又是一年八月,呼伦贝尔大草原秋意渐浓,虽然草色还没有枯黄,但已见不到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景象。宽阔的草原上堆起一个个三四米高的圆形草垛,像一个个巨大的虎皮蛋糕。

在当地资深的专车司机冯师傅的引领下,我和植姑娘、芳姐、红儿一起开启深入草原腹地之行,来到了莫尔格勒河畔。被老舍先生称为“全国第一曲水”的莫尔格勒河犹如一条巨龙盘卧在草原上,水路辗转翻折,河水蜿蜒蜿蜒,在阳光的照射下,泛起粼粼波光。

那天正午阳光灿烂,我们在河畔的草地上奔跑嬉戏,尽情享受融入祖国美丽河山的大好时光。

一朵盛开在砾石堆里的冰岛虞美人,突然吸住了我的目光。一根细长的绿色花梗高高挺立,顶着一朵如拳头般大小的鹅黄色花儿,花冠似片片轻盈的彩绸,花瓣中间藏着丝丝细碎的黄色花蕊。

在阳光的照耀和微风吹拂下,这株冰岛虞美人在我的眼前翩然起舞,摇曳生姿……

那一幅美丽的画卷,永远定格在我的旅途记忆里。

暮春又至,深山里的野生毛棉杜鹃传来了花讯。

我想去奔赴那树粉花杜鹃的花期。

鲜花(外一首)

■ 侯建明

把根伸向无声的泥土
让爱托付风霜雨露
鲜艳将永远驻守
如果相信海誓山盟的剪刀
给你饰纸里的温柔
那瞬间的美丽
时刻会被春风吹皱

黄风铃花

将缕缕金色阳光
积攒于胸怀
把温暖和爱提炼

沉积成灿烂的梦想

一身尘俗随风风褪去
剩下赤裸的真诚
在坚定地等待
任凭寒风抽打

当春天表白的时候
阳光在体内浓缩成的色彩
便编织成
一袭艳黄的嫁衣

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

■ 黎小婵

“妈妈,你煮的蛋怎么和外婆煮的一样了?”儿子把一个剥不开壳的鸡蛋放到餐桌上,先是不屑,继而一脸疑惑。因为我一边煮早餐,一边用手机截图、发信息,没注意火候和时间,领导一催,我手忙脚乱的,赶紧把鸡蛋捞起来,忙工作去了,所以鸡蛋没煮熟。唉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也像我母亲一样匆匆忙忙、慌慌张张、一心几用、三头六臂、同时忙活,不能专注做好一样事情。

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。

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,每天凌晨四点多就起床,打着手电筒去摘菜、浇菜,然后回到厨房煮早餐,生好火之后,匆匆地赶回老屋喂鸡喂鸭,再回到院里喂狗喂猪,如果老牛生病了,还要侍弄老牛。老牛安然无恙的话,母亲就先晾好粥,再三步并作两步把老牛拉到有草的地方安置好,然后再小跑回家,三两下

把粥倒进肚子里,收拾停当,六点准时骑上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去开工。

从打零工到打散工,年过六旬的母亲日晒雨淋、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说,还要风风火火地踩着跟她一样老的自行车,风里来雨里去四处找工做,比如帮菜场捋一天毛豆才得六七十块钱,还常常弄得满手满脚都是伤。

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,拖着散了架的身躯放工归来,来不及整理一下被汗水浸湿或被雨水淋湿的衣裤,就一边往嘴里塞些东西填填肚子,一边赶到田里地里,种豆种芝麻、挖番薯挖木薯,还在山脚下、河坑边开荒栽首乌和百香果。具体工序,我不清楚,我只知道单是拔草都够母亲周而复始地忙活。拔掉的草,好一点的用簸箕装回来喂牛,不太好的捧到鱼塘喂鱼。

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母亲才肯停

下手里的活计。遇到父亲身体不适,还要下厨做晚饭。简单的晚饭过后,家里家外又是一番收拾,能半躺在竹床上看看电视、跟儿孙视频聊聊天,是她一天里唯一的娱乐节目、唯一的休闲方式。遇到农忙季节、龙眼收获的季节或其他特殊的日子,母亲连着唯一的享受、唯一的放松、唯一的小憩都不会有。当母亲,是没有假期的。

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,晚上在竹床小睡了一会之后,夜里就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,要么忧心着自己年迈的父母没人养,要么忧心着自己年轻的儿女没工作,要么忧心着自己年幼的孙辈不学好……母亲的忧愁就像她的唠叨一样没完没了。

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,没去过旅游、没去过远方,没去过美容美发店、没买过漂亮的衣服,没享受过美食、没住

过高楼大厦,没有优越的工作、没过过一天闲适的生活,只有病得下不了床才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日夜操劳、省吃俭用,只为自己的父母、儿孙、家人过上好日子。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,心里眼里都是别人,唯独没有她自己。

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,我母亲她太苦了,她把生命中的色彩都献给了亲人。如果可以,我想像画家一样,为母亲的晚年添上几笔绚丽的颜色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